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

第四回 效癡人二生說夢 遇才妓三友聯詩

話說拈香一夢醒來，不勝驚奇，又將詩意細參，依然不解。甫黎明起身梳洗，正欲往拜林處訴其事，恰巧拜林來，拈香大喜，請入書房。拜林道：「我昨得一怪夢。」拈香道：「得非遇見瀟湘妃子乎？」拜林大驚道：「如何與我夢相同，難道冊子果同你一處見的？」拈香遂把昨日之夢細述一遍。二人正在詳察那姻緣簿上的詩，忽葉仲英遞來一信，啟視之，上寫著：

吳中才妓謝慧瓊風雅宜人，豔名久噪，門前車馬如云。弟聞之不勝豔羨，意欲邀請二兄同訪。謹於今晨候駕至舍，共作尋芳之侶。勿卻是荷。

拈香笑道：「如何他知你在此？但他前日侃侃勸我，何今日亦自入其黨耶？」於是二人便至仲英家談論了一回，啜茗畢，同往慧瓊家來。

原來這慧瓊原籍珠溪人氏，年方十七，才貌兼全，色藝為一時之冠，芳名有遠近之譽。這也是紅顏薄命的招牌，不必說他。但心性十分古怪，雖跡踰青樓，絕無脂粉之氣，凡遇客來，無非以琵琶一曲，詩賦幾章，博幾兩銀子度日。欲選一可意人，了其終身大事。

這日正在芳心輾轉，忽鴛母走來道：「今日我兒有喜事到了。」慧瓊道：「有何喜事，母親如此快活？」鴛母道：「外邊有三個與你一樣標緻的公子，說是特來訪你。皆年輕俊雅，勿任著自己性子怠慢。」慧瓊見說，觸了自己心事，即整衣出，見三人豐英姿超俗，甚覺歡喜。

拜林等見慧瓊冉冉如仙子臨凡，裊裊如嫦娥離月，乃一齊上前相見，各敘姓名。慧瓊輕開檀口，款吐鶯聲道：「久欽各位乃當今名士，一代騷人。賤妾風塵薄命，得蒙枉顧，何幸如之！」拈香道：「久慕芳名，思一見而未得。今幸此位仲兄挈僕登高，得能一晤，足慰生平。」慧瓊見是仲英邀來的，便看了仲英一眼道：「仲英公子乃少年英俊，賤妾青樓薄植，豈足置貴人胸臆？」仲英道：「芳卿慧心蘭質，自是離群絕類，每欲追隨芳躅，奈俗事蠅集，不果如願。今幸相逢，確是天緣福湊。相對芳姿，心神俱醉，不識芳卿其將何以發放我耶？」

慧瓊紅垂羞靨，俯首不言。拜林笑謂仲英道：「仲弟忒煞情急了。」

仲英道：「韶華滿眼，春色惱人，雨魄雲魂，能無飛蕩耶！」說著三人一齊大笑。正是：

風流原有種，慧性況多才。

兩意相憐惜，春光費主裁。

大家正在談諧之際，只見鴛母走來道：「酒席已排在松風小憩，女兒可請公子們一齊去飲酒。」原來這松風小憩乃慧瓊的書室，一帶斑竹欄杆，碧紗窗恰對著遠山。四壁圖畫，滿架琴書。三人坐定，啜茗焚香，各人入席，舉杯談笑。仲英道：「久聞芳卿妙擅琵琶，當此良辰美景，願請一奏。不才雖非知音，願以洞簫相和。未識芳卿以為然否？」慧瓊笑道：「賤妾雖性喜琵琶，但愚如膠柱，僅堪擊缶。公子藝精蘭史，技越王喬，青樓下技只怕不可並奏。」拈香接口道：「不遇知音不與彈。遇知音如仲兄者，尚有待乎？瓊姐不必過謙，我等當洗耳恭聽。」慧瓊笑了一聲，徐將寶鴨添香，然後四弦入抱，半面遮羞，嘈嘈切切，錯雜彈來。仲英吹簫和之，聲調清亮，音韻悠然。果然吹彈得清風徐至，枝鳥徐啼，悄然曲盡而尚裊餘音。拈香拍掌大贊道：「琵琶之妙，真不減滄陽江上聲也。」

彈罷，仲英道：「我來說個酒令，要《詩經》二句，湊並頭花一朵，能說則飲，不能則罰。」拜林、拈香齊道：「請先說。」仲英舉杯說道：「月出皎兮，季女斯饑，是並頭月季花。」遂一飲而盡。拜林大贊道：「好！」拈香說：「我說：洗爵奠，手如柔荑，是並頭洗手花。」亦飲訖。仲英道：「林哥哥請說。」拜林道：「我說並蒂花可算？」仲英道：「好算。」拜林說道：「駕彼四牡，顏如渥丹，是並蒂牡丹。」拈香道：「好個並蒂牡丹。如今要慧姊妹說了。」慧瓊道：「我有倒有了，但是一句《詩經》，一句《易經》，可能算否？」仲英道：「這也不妨，請說。」慧瓊道：「我說的是有女如玉，其臭如蘭，玉蘭並蒂花。」三人大贊，重復各勸香醪，極盡纏綿。

酒既闌，拜林與拈香同向仲英道：「酒已闌矣，琵琶已聽矣，秀色已餐矣。夕陽在山，其盍攜手同歸乎？」

慧瓊見說，目視仲英，有不捨使歸之意。仲英神魂飛越，因對二人道：「天色尚早，不妨再坐片刻，兄何歸心之急耶？」拜林暗已猜破二人心事，只做不知，便說道：「一日已盡，何惜片時。況此間離弟府甚遙，非兄獨急於歸，弟亦當自思之。」仲英此際欲歸，見慧瓊秋波情送，何忍遽別；欲不歸，又被拜林正言厲色的再三催促，弄得沒了主意，只是個徘徊不語。拈香道：「拜林哥，你也太作難了。仲英之心早已醉了，方才的琵琶已作司馬相如的琴心了，更欲何歸？」於是命侍兒重整杯盤，再開樽。

鶯酣蝶醉，瞥見玉兔東升，拜林道：「今日諸樂俱備，豈可無詩？況慧姐素擅詩詞，當此酒綠燈紅，苟不一觴一詠，不教花月笑我儂俗物哉？」拈香道：「今夕仲哥合疊，理宜先詠，弟等和以賀之，方稱韻致。況弟等在此，無非觀其定情。仲英兄先請催妝，弟當與林哥哥端整打新郎矣。」仲英笑道：「既蒙二兄相推，弟只得首倡了。但詩題須二兄所命。」

拜林道：「即事為題，何用別尋。」仲英點頭，援筆立成一絕。拜林接來一看，見上寫著：

月正光華花正妍，新妝卸罷倩人憐。

綺羅隊裡尋芳去，好折池邊並蒂蓮。

拜林看了道：「此詩借景描情，以情托景，不即不離，韻和音雅，堪稱絕唱。如今該是慧姐來了。」慧瓊道：「妾鄙陋菲才，豈足與方家酬唱，倒是不詠的好。」拈香道：「久欽慧姐詩才，豈有不賦之理。定要請教，使我等一識香奩佳句。」慧瓊道：「如此獻醜了。」於是不假思索，和成一首。詩曰：

懶向花前學鬥妍，閉門辭俗少人憐。

臨波有客鍾情甚，甘露頻施潤素蓮。

拈香見詩淒切，甚為惋惜，因亦揮成一絕云：

□里花香色正妍，天然丰韻見猶憐。

漫將媚語邀明月，腕底先開五色蓮。

拜林聽了，接下去也成一首道：

不調脂粉別生妍，如此名花合受憐。

獨有游魚偏意懶，僅看明月照池蓮。

拈香看了道：「詩筆固佳，惜懷妒意。」拜林笑道：「魯男子尚有動心，漢相如安得不風魔耶？」

慧瓊道：「明日妾有手帕交二人，一為朱月素，一為何月娟。素性風雅，酷愛詩詞。翌日偕君等同往何如？」二人齊聲稱妙。拜林謂拈香道：「酒已盡歡，月將斜午，我們去罷，不要誤了仲弟佳期。」仲英道：「夜深路遠，不如此聯榻罷。」拈香笑道：「別榻可聯，此榻只怕不可聯。」仲英自知失言，彼此相顧大笑。二人然後起身，與慧瓊訂了明日往朱月素處之事，始別。

未識明日果去一訪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